



世界名著文库

青少版

悲惨世界

吉林摄影出版社



悲惨世界

原著 维克多·雨果[法]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2 /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12
ISBN 7-80606-855-4

I.中... II.卉...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②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③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④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300 号

书 名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悲惨世界
出 版 人 孙洪军
策划制作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方晓卉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附属装订加工厂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6.5
彩 插 46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6-855-4
全套定价 38.70 元(共三册)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芳汀

第一章	出狱后的遭遇	1
第二章	好心的主教	5
第三章	芳汀被骗	12
第四章	托养	16
第五章	神奇的马德兰	19
第六章	悲惨的芳汀	27
第七章	毫无人性的沙威	44
第八章	心灵肉搏	49
第九章	芳汀的临终期望	53
第十章	市长自首	56
第十一章	最后一面	62

第十二章	芳汀之死.....	66
第十三章	越狱行善.....	70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章	树林里的秘密	73
第二章	惊险的救人场面	75
第三章	孤苦伶仃的珂赛特	77
第四章	神秘的旅客.....	81
第五章	神秘旅客的威严	93
第六章	珂赛特的幸福时光.....	96
第七章	乞丐密探.....	98
第八章	惊心动魄的逃跑	102
第九章	感恩图报者掩护脱险.....	112
第十章	睡在棺材里逃生	118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章	马吕斯的转变	131
-----	--------------	-----



第二章	马吕斯和一个几乎留名后世的组织	136
第三章	从穷困潦倒到自食其力	141
第四章	马吕斯的爱情	143
第五章	黑社会组织	151
第六章	马吕斯隔壁的作恶穷人	153
第七章	冉阿让重遇沙威、德纳第	165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第一章	革命前夕安灼拉和他的副将们	185
第二章	暗恋马吕斯的爱潘妮	186
第三章	冉阿让的秘窟	189
第四章	珂赛特心中的秘密	193
第五章	珂赛特的幻觉	198
第六章	绝非幻觉	203
第七章	两颗心终于相会	206
第八章	黑帮抢劫珂赛特	210
第九章	生离	218
第十章	悲壮的爱	224



第十一章	战场上写给珂赛特的信	241
------	------------------	-----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章	冉阿让参加起义	245
第二章	冉阿让二释仇敌	250
第三章	壮烈牺牲	252
第四章	冉阿让救出马吕斯	254
第五章	沙威的回报	260
第六章	珂赛特和马吕斯终成眷属	260
第七章	冉阿让的诚实代价	269



第一部 芳汀

第一章 出狱后的遭遇

1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有个人走进了小小的迪涅城。此人中等身材，体格粗壮，四十六七岁。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把他那被太阳晒黑、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从他那领上扣一个小银锚的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他的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棉布裤子的一个膝头成了白色，一个膝头有了窟窿；一件破旧褴褛的老灰布衫，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他走到巴许维街转角的地方，朝市政厅走去。但是一刻钟后又出来了。有个警察坐在门旁的石凳上。那汉子脱下

他的便帽，向那警察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警察没有答礼，只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就走到市政厅里去了。

那人向一座旅舍走去，它是这地方最好的旅舍了。

主人听见门开了，头也不抬说：“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不过了，”主人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目光射在旅客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回答说：“我有钱。”

“好，我就来伺候您。”主人说。

那人把钱包塞回衣袋，取下行囊，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木棍。

但是，主人总在打量这位旅客。

最后，主人说：“我说，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一张完全打开了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信步穿过许多街道，都是他不认识的，他感到饿得难熬。天要黑了。他向四周望去，想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刚才在那家华丽的旅馆吃了闭门羹，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恰好在那条街的尽头，有一家酒店。

“来的是谁？”那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的，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可以住。”

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那老板向他说：“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

酒店老板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你得离开此地。”

那人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唉！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舍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那人提起他的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过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便拉动那口钟。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宵？”

里面答道：“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那小墙洞又闭上了。

他走到一条有许多花园的小街。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有灯光。他从那玻璃窗朝里看，那是一大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屋子中间有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喜笑颜开的男子，他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的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笑着。

他在玻璃窗上极轻地敲了一下。

他听见那妇人说：“当家的，有人敲门。”

那丈夫立起来，拿着灯，走去把门开了。

他是一个半农半工模样的人。身上围着一件皮围裙，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红手巾。

“先生，”那过路人说，“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宿？”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那人回答说：“我是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农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那过路人感到为难，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不肯接待我。”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起了戒惧的神情，他从头到脚打量那陌生人，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他又对那外来人看了一眼，向后退三步，从墙上取下了他的枪。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一枪！”农民说。随后他把门使劲关上。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他朝茅棚走去，他全身躺下，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一会，他实在太疲倦了，一点也不能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抬起眼睛。黑暗中瞧见在茅棚的洞口显出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慢慢地从那狗窝里爬了出来。骂道：“我连狗也不如了！”

第二章 好心的主教

5

他已经困惫不堪，完全绝望，便在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下来。

恰巧有个老妇人从天主堂里出来，看见他躺在这里，便说：“睡在这石凳上吗？”

“我已经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人说，“今天要来睡睡石板褥子了。”

“您总不能就这样过夜呀。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宿。”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太婆推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堂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敲过那扇没有呢？”

“没有。”

他去敲了那门。

“请进来。”主教说。

他走进来，样子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他。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大声说：“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已经走了四天了，我有钱，但困极了，也饿得狠。您肯让我歇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作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我在狱中十九年。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这位叫冉阿让的人才完全懂了。他的那副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好像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真的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自然要付账的。对不

起，您贵姓？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您是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〇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〇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马格洛大娘进来，拿来一套餐具。“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与其说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挨棍子！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

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拿出来了。主教说：“请坐。”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说：“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吃完饭，主教对客人说：“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姐夫死时，七个孩子中最大的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二十五岁，他帮助姐姐抚养七个孩子，以报答她当年的抚养之恩。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然后他就当割麦零工、牧牛人、苦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面包。七个孩子饿得哇哇乱叫。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然看见一只手从

一个打破的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他赶忙追出来，捉住了他。

这个偷面包的正是冉阿让。冉阿让被指控为“入室行窃”，被判服五年苦役。从那时起，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〇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从此后他一点也不知道。

在监狱里，他只听到过一次关于姐姐的消息。说她只带着一个孩子，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一个印刷厂去做装订工。早晨六点就得到厂，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逃走了，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判决延长拘禁三年，一共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又被逮住了。加禁五年。一共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越狱，仍没有成功。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他试了最后的一次，又加了三年，一共是十九年。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拿了一个面包。

冉阿让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但他却没有片刻停止思考：一个面包，就判十九年，可是，他愿意如此去拿这个面包吗？他拼命工作，但没有工作，七个孩子要养活，可是他却无法养活！一个面包，判十九年！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难道不比犯人所犯的错

误更严重吗？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

他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出狱时，他听见有人说“你自由了”，冉阿让起初以为得着新生命了。但他很快又想到，既然拿的是一张黄护照，所谓自由也就是那么一回事。释放并不等于自由，他出了牢狱，但仍背着罪名。

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旧恨和新愁在他的心里翻来倒去。

他起来，拿起先头放在床上的短铁钎，右手握住那根钎，屏住呼吸，放轻脚步，走向隔壁主教的卧房。

冉阿让用指尖推开门。他听到主教熟睡时均匀安静的呼吸。

冉阿让朝壁橱走去，他见钥匙在上面，便打开橱，拿出篮银器，把银器放进布袋，跳过墙头逃了。

次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主教报告：“银器被昨天晚上那个人偷走了！”

主教柔声向马格洛大娘说：“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

正在这时，三个警察拎着冉阿让的衣领来了。

主教跑上前去迎接冉阿让：“呀！您来了！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银烛台，我也送给您了，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